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二十三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 顔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顔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廣雅曰鑑照也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廣雅曰號鳴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畧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交甫遇之餘與辭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貌子虛賦曰扶輿猗靡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

下蔡

感激生憂思諼草樹蘭芳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吾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如何**

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曰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繁華有**

憔悴堂上生荊杞 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愁悴班固答賓戲曰朝為榮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雩夕之山下為荊杞郭璞曰杞枸杞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辭曰激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

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棄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流眄發姿媚言笑吐芬芳神女

賦曰陳嘉辭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廣雅曰宿夜也顧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絶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懽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

春秋非有託富貴焉

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迅疾也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露漸凝霜已見上文古詩曰白露沾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王子晉已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應劭風俗通曰葬之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沈約曰河

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夾利貨賕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馬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北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夭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夭怨壽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沖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開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

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

善曰論衡曰甘議繁辭終不見信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樂錄曰雞鳴高樹巔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

論語曰久約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

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

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

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鋭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畛當為畛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

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實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已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冠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疏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碏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

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沈約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年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壅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兆腐耳善曰楚辭曰鴈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鶗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

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耳

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孔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顏回已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

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方言曰冢大者為丘王逸楚辭注曰小曰丘

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蚩沈約曰自我以前徂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悟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

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馬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羡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曰蚩笑也嗤與蚩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入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辭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貌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凝為

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無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兹夏三旬將欲移南方為火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淮南子曰志厲清雲楚辭曰載雲旗之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楚辭曰國無人兮

莫我知　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恐被讒邪横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離别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楚辭曰日沓沓而西頹　廻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令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虚比為邛邛岠虚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虚負而走其名謂之蟨郭璞曰蟨音厥　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蟨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

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綦毋邃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虚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寧與鷰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之短翮不隨燕雀為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冲天翺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輕薄閒遊子俯仰乍浮沉捷徑從狹路僶俛趣荒淫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減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皐蘭被徑路

青驪逝駸駸 皋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驟貌駸七林切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 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為朝雲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戰國策曰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類為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醎耳黃雀其小者也蔡靈侯因是已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塡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投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流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秋懷詩一首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平生已見上文說文曰嬰少也如何乘苦心

矧復值秋晏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皎皎天月明奕奕河

宿爛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貌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蕭瑟含風蟬寥戾度雲鴈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暖暖闇昧貌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算夷險謂道以諭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偃謂偃仰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

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高臺驟登踐清波時陵亂爾雅曰水止絕流曰亂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魄月魄也羲羲和謂日也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各勉玄鬢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詠懷詩曰玄鬢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 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甥歐陽建渤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擾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之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 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 苟懷四方志所在可遊盤 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 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周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遂邅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

是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咨余沖且暗抱責守微官孔安國尚書傳曰沖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枚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兆禍生無端方言曰端緒也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綱投足不獲安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松柏隆冬瘁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

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

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淮南子曰何爲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眞僞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聲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說文曰負受貸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葼以笞之下顧所憐女惻惻中心酸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二子棄若遺念皆遘凶殘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遺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汍瀾文子曰昔

者中黄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瓚曰萑蘭涕泣闌干也萑與汍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

魏氏春秋曰康及吕安事為詩自責吕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 蔡邕書曰邕薄祜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哀煢靡識越在繈緥 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繈緥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繈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緥若今

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緜小兒大藉也母兄鞠育有慈無威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恃愛肆姐不訓不師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姐子豫切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嵇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悟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志在守樸養素全真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曰余不敏好善闇

人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子玉楚大夫也左氏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大人含弘藏垢懷恥 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僻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己

惟此褊心顯明臧否 褊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惟是褊心

是以惟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痏蒼頡篇曰痏毆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說文曰痏瘢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剝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疻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亦不能致傷也昔慙柳惠今愧孫登柳下惠已見西征賦嵇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內負宿心外恧良朋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朋叡平其宿心爾雅曰恧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仰慕嚴鄭

樂道閒居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人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揚雄室亡儋石之儲猶晏如也咨予不淑嬰累多虞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曰頑踈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理弊患結卒致囹圄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

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縶拘執也鄙俚也訊問也 實恥訟免時不我與 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也免或為寃非也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 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 濯身滄浪豈云能補 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劉歆答父書曰誠思拾遺冀以云補 嗈嗈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毛詩曰雝雝鳴雁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等也 事與願違遘茲淹留 淹留謂囚縶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修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咎悔不生

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曽子曰惟欣忠信咎故不生可為孝矣

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讖曰曽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

世務紛紜祇攪予情

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

安樂必誡乃終利貞

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

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煌煌靈芝一年三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誇爾雅曰就成也懲難思復心焉内疚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徃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庶勗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遊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絶世永嘯長吟頤性養壽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鄭玄曰頤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夫皎月流輝輪無虧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古詩曰慷慨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 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爾雅曰諧和也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歎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荆毛萇曰蠻荆荆州之蠻也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言廻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

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全也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日陰曰映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辭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守丘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衿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

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鷸子不覺露之沾衣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

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史記曰騶忌以鼓瑟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為絲桐之間也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羈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北芒山

名也壘壘塚相次之貌

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於恭陵又曰葬文帝於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於原陵毛萇曰膴膴肥美也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毀壞過一抔便房啓幽戶一抔粉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冢壙中室也珠柙離玉體珍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寶見剽虜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漢書曰自

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爾雅曰墻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蒙蘢荆棘生蹊逕登童壟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及掃

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

頽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

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駿發爾私鄭玄曰駿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

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為丘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

感彼雍門言悽愴哀今古

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

貴如何戚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鵾鷄賦曰涼風蕭瑟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顧望無所見惟覩松柏陰松柏丘墓已見上文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易通

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俗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上文注蜻音精蛚音列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衿楚辭曰憩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欷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五言　風俗通曰慎終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列

子曰寒暑易節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琴賦曰披重壤以誕載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倚躊躇以淹留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迹廣雅曰帷帳也聲類作怫說文曰彷彿相似見不諦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悵怳如或存周遑忡驚惕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戾天

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春風緣隙來晨霤承檐滴說文曰霤屋承水也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結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徼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之南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凜

凜凉風升始覺夏衾單古詩曰凉歲云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綿也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埤蒼曰朣朧欲明也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展轉已見上文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遥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胸漢書公孫玃曰累撫衿䫉武帝苦寒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淚下霑衣裳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史記曰文

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短行歌曰憂從中來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修傷夭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不憂莊子蒙人故云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魚豢典略趙岐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淒淒朝露凝

烈烈夕風厲（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旋氏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守私制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幬床帳也）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爾雅曰引陳也）亹亹朞月周戚戚彌相愍（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涕既隕之）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鬱結紆軫兮）

離愁而長鞠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楚辭曰步徙倚而遥思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聲類曰埏墓𡒄也方言曰荄根也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揮涕已見上文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

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劉少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恊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

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越絕書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史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崗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丘泣如灑青烏子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眷言

懷君子沉痛結中腸毛詩曰春言顧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漸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見徐君死於是以

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趍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嫉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

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

言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復耳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減我耳

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桀曰功名局之所獘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役子等為貴未能濟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脆促良可哀夭枉特無常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也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作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以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周書曰冬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陣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周易曰夬揚于王庭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達宦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逸晉書孔坦上表曰士死如遇恩令命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

泰易二卦名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赦躬軫積素復與昌運并孝經鉤命決曰赦躬未濟汲汲孳孳者四子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帷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論語糾滑讖曰漸漬以道潑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為道夙

御嚴清側朝駕守禁城東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亦也東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嘆東坰陵所在也衣冠終冥漠陵色轉葱青漢書曰自高祖以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曰悼繐帳之冥漠漢

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蔥松風遵路急山煙冐壠生說文曰冐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閒塚謂之壠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依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放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言帝感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謝改同乎淪化之萌也幼壯困孤介未暮謝幽貞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貞吉發軌喪

夷易歸軫憤崎傾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曰覩軫丘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 集曰謝諮議璟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朔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繐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淮南子曰太構架興宮室有雞栖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

欝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楚辭曰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五言　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言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絶式瞻在國楨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意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産季札人之英也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歡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邽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於泰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運阻

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濬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 傳暢讚曰王戎字濬冲戎為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彥重以清尚毅淹而通二人操興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昉自謂也梁典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昉為東廡侍郎淮南子曰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玄德故為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

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 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曹子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

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言將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

頃以遣離曠之情也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將乖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新序孫叔敖曰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篋笥也無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蒼頡篇曰啁調也字書曰嘲亦啁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又曰容則秀雅雅朱顏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息歌令自寬慰也儀禮曰有

疾病者齊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史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撤琴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四言

晋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翼翼飛貌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高翺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舫舟翩翩以泝大江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

濟岱江衡，邈焉異處。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衡近荊州仲宣所居也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於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

人生實難，願其弗與。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瞻望遐路，允企伊佇。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可以望見之跂與企同

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

潛鱗在淵，歸雁載軒。魚雁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軒飛貌

苟非

鴻鵰孰能飛翻　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毛萇注曰鶉鵰也　雖則進慕予思罔宣　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予思日孜孜　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　毛詩曰率彼淮浦　君子信誓不遷于時　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及子同寮生死固之　左氏傳曰先農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　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鹿醢貨以匹馬願子趍求所湛　中心孔悼涕淚漣洏　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

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孫瑞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於今詩猶存也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

我暨我友自彼京師 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氐羌

宗守盪失越用遁違 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注曰違避也

遷于荆

楚在漳之湄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在漳之湄亦克晏處劉歆七略曰晏處從容觀詩書和通篪塤比德車輔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毛萇云土曰塤竹曰篪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塤篪左氏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既度禮儀卒獲笑語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庶茲永日無斁厥緒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雖曰無斁時不我已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張衡怨詩曰同心離居絕我中腸横此大江淹彼南汜楚辭曰横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横度大江揚己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悠悠我心薄言慕之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苡薄言采之人亦有言靡日不思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猗伊嬿婉胡不悽而毛詩曰猗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晨風夕逝託與之期毛萇詩傳注曰晨風鸇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羌詞高而難當瞻仰王室慨其永歎毛詩曰瞻仰昊天尚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四國方阻俾爾歸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

無曰蠻裔不虔汝德 賈逵國語注曰虔敬也

愼爾所之率由嘉則 毛詩曰愼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龍雖勿用志亦靡忒 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

悠悠澹澧鬱彼唐林 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陽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爾雅曰迥遠也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 干寶搜神記曰文頴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粲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倚荊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盖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毛詩曰翩翩者雛說文曰翩翩飛疾貌君子于征爰聘西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鄰謂蜀也臨此洪渚伊思梁岷楚辭曰伊思兮往古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

在朝臣之賢者也　謀言必賢錯説申輔　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申所言説當申相輔也申或為車非也　延陵有作僑肸是與　公孫僑子産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適晉説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　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　華喻貌越絶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己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　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

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孫用視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于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

衆不可蓋無尚我言

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我殺良也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

說苑曰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

何怪馬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於淄澠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爲問植梧之始耶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爲相後將兵伐楚王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乃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是搆怨遂舉兵相伐也

成功有要在衆思歡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左氏傳泰伯謂公孫枝曰貞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難哉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言江漢之君有席卷之志信服而來自是其美非汝之功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

二邦

若否職汝之由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曰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也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哉君子異于他仇左氏傳楚子木語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杜預曰尚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桀自謂也惟詩作贈敢詠在舟言為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豐沛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四節已見潘安仁悼亡詩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衆賓會廣坐明鐙熺炎光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嬴羣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熺熾也熺大明貌火其切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瑶漿

寄勺實羽觴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毛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

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馬東流于濁漳之水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於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左氏傳蔿啓疆曰今君親步玉趾清談同日夕

情盻敘憂勤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便復為别辭遊車歸西隣西隣鄰都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楚辭曰無衣裳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蔡邕瞽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明鐙曜閨

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歲既殫矣

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惟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涕泣幹自謂也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今哀切

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緹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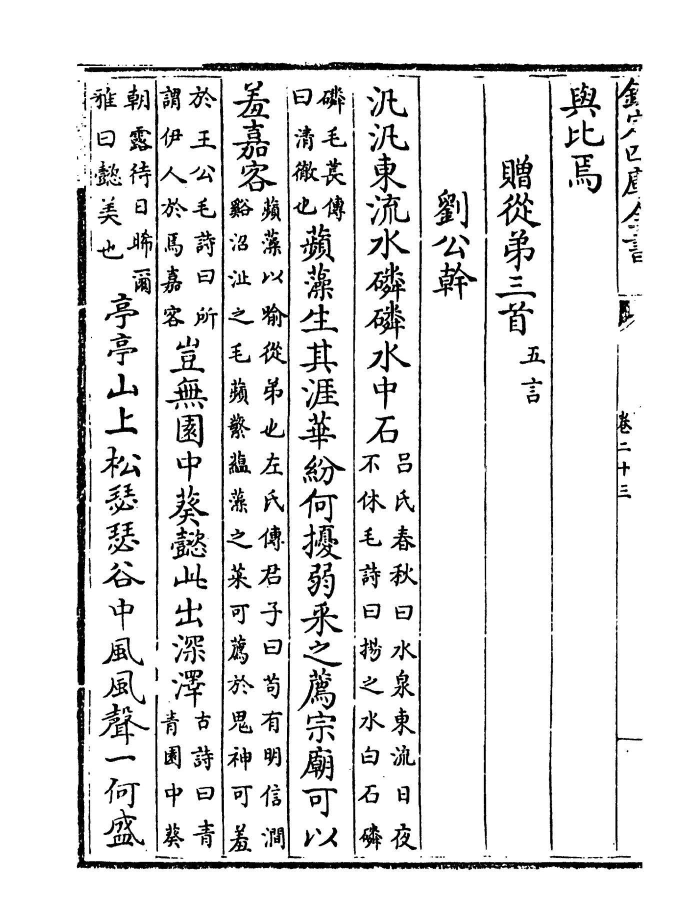
色也華燈已見上文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制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僶俛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五言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余望之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

侍御不得入楚辭曰抒中情而為詩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遥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思玄賦曰旦余沐於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楚辭曰漂翻翻其上下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毛萇曰皦白也楚辭曰晞白日兮皎皎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揚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我獨抱深感不得



與比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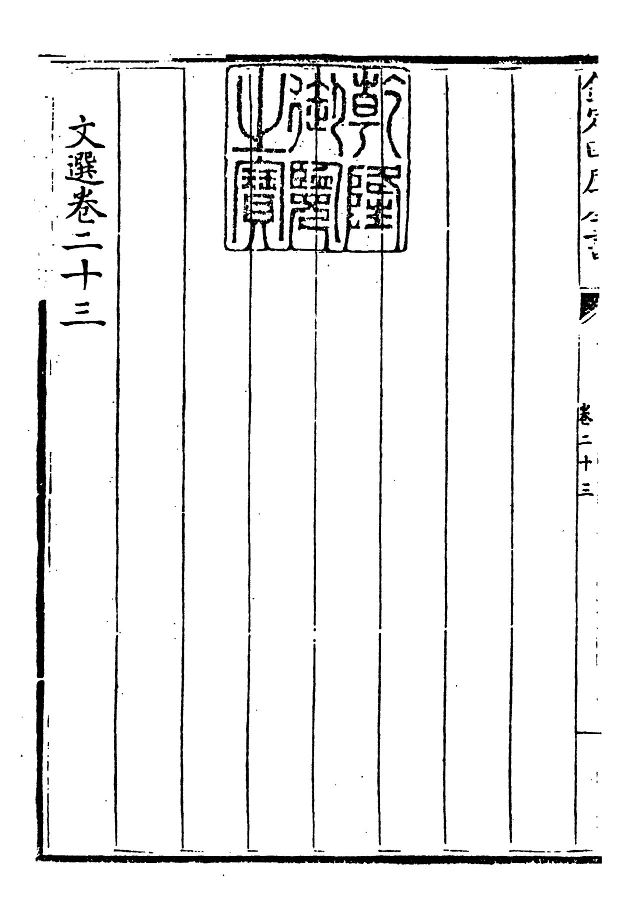
贈從弟三首 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傳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

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歳常端正楚辭曰霜露慘悽而交下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黃雀喻俗士也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文選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薛夢陽

文選卷二十四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贈荅

贈徐幹一首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圓景光未滿衆星粲

以繁 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伏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衆星共之廣雅曰粲明也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 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兹以降世業不替 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 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 爾雅曰扶搖謂之猋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猋與飆同古字通說文曰櫺窻間也徐幹齊都賦曰窻櫺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窻也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 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 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 墨子曰古

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忼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

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說文曰忼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己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楚人相之玉人曰石也刖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刖音刖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

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言欲彈冠以俟知己知己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伸乎知己

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

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義請陂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

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 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君所佩也璵音餘璠音煩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義一首 五言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令云儀誤也魏畧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銷亡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玉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也西

都賦曰玉除彤庭又曰脩塗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廣雅曰八月浮雲不歸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毛詩曰帥時農夫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言俗之常情也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言延陵不欺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冀與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為有工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

帶徐君墓樹而去 廣雅曰惜愛也 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 古詩曰攬衣起徘徊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 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辭曰覽可與兮匹儔 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己之思粲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 傅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 悲風鳴我側羲和逝

不留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五言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令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

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西京黄琬拜豫州威邁百城　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西都賦曰圜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賦曰抗仙掌與承露廣雅曰抗摩也槩與抗同古字通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皇佐太祖也遷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勲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臧尹克黄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　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權家兵家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德聲謂太祖令德之聲也　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

則中和誠可經言歡怨雖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忠和樂職誠可謂經也漢書王襃使王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五言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圈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承明

虞闕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疆鄴城也時植雖封雍丘仍居鄴城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楚詞曰道壅塞而不達江河廣而無梁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國語曰泰泛舟于河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一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城闕兮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辯曰永懷兮內傷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傳曰行潦流潦也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崗毛詩曰肅肅兔罝施

于中逵廣雅曰軌迹也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萇曰玄馬病則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楚詞曰願假黃以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毛萇詩傳曰偕俱也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鴟梟豺狼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間毀也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楚詞曰攬騑轡而下節毛詩曰搔首踟躕踟

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漢書息夫躬絶命詞曰嗟若是欲何留也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而西頽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毛詩曰翩翩者鵻鵻厲疾貌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尚書曰不遑暇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詩曰長太息以掩涕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鄭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也楚詞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

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凡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狐魂翔故城魏志城作城靈柩寄京師漢書貢禹上書曰骸骨棄捐狐魂不歸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長子昌言曰捷疾馳影響人間也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其五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丁兀切聲類曰唶大呼也子夜切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天喪也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

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鄭析子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勤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裯牀帳也幬與裯古字同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毛詩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媪曰非兒之所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李陵書曰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卿詩云骨肉緣枝葉古詩又曰轗軻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班固甚辯序曰帝閼宓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見欺神仙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

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之壽久不過百

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

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

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其七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使援筆而書於巢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丁翼一首

五言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爲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我有嘉賓城闕已見上文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于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楚辭曰揮秦箏而彈徽歌錄有美女篇齊瑟行史記蘇秦說秦王曰臨菑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偫待也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積善有餘慶榮枯

立可須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于教君子道大道無願為世儒論衡曰說經者為世儒

贈秀才入軍五首四言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熹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良馬旣閑麗服有暉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旣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楊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左攬繁弱右接忘歸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

之天以射兕於雲夢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襲雜集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騖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若以親密攜我好仇載我輕車毛詩曰君子好仇南凌長阜北厲清渠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詞注曰厲度也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西京賦曰盤于遊畋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毛詩曰習習谷風秦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咬咬黃鳥顧疇弄

音毛詩曰交交黄鳥古歌曰黄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古詩曰馳情整巾帶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毛萇詩傳曰畿疆也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山鳥羣飛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瀺灂霣墜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心懷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詞曰日將暮兮悵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責躬詩曰遂乘聖顏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張衡詩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蘭圃蕙圃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華山華山也有光流磻平皋垂綸長川說文曰磻以石着繳也鄭玄毛詩箋曰釣者以絲為之綸目送歸鴻手揮五絃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目送之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楚辭曰漢虛靜以恬輸兮澹無為以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嘉彼釣叟得魚忘筌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郢人逝矣誰與盡言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而與之言哉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

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舞賦曰夫何皦皦之閑夜明月列以施光軒已見曹子建贈徐幹詩注微風動桂組帳高褰方言曰桂謂之裾音圭桂式為幃周禮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司農曰帟平帷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王逸楚詞注曰以幕組結束玉瑱為帷帳也旨酒盈樽莫與交歡毛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爭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綜西京賦注曰趣猶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楚詞曰聞佳人兮召

子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一首 五言

司馬紹統 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爲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嶽 椅桐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 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 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 毛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也 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

鸑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

今者絕世用倥偬見迫束 新語曰楩梓仆則爲世用楚詞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陸王逸曰倥偬困空也

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 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

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 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

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 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

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 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蹢躅任足也躑躅與蹢躅同

感悲孔聖歎哀此

年命促春秋說題辭曰天曽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論語子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幽昧人理促 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卞和已見上文 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神龍喻壽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答何邵二首 五言

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鵩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 纓緌為徽纆文憲焉可踰纓緌制人同於徽纆國之文憲其可踰乎

禮記曰冠緌纓鄭玄曰緌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

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廣雅曰恬靜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

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貽爾新詩又思玄賦曰雖遊娛以媮樂

穆如灑清風奐若春華敷毛詩曰吉父作頌穆如清風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

自昔同寮家於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常同寮敢不盡心乎爾雅曰采寮官也南都賦注曰園廬舊宅也

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王逸楚詞注曰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懸其安車傳子傳孫也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屬耳聽鸎鳴流目翫儵魚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于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曰鸎其鳴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漢書疏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禀羣生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爲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生禀受其形也鵩鳥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禀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萬物殖明闇信異姿靜躁亦

殊形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重載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白日西傾以喻年老也洛神賦曰日既西傾道長苦志短責重困才輕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後漢書曰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植上表曰爵重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

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周易曰負且乘致冦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 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感猶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 殺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西都賦曰啓殺篇章漢書曰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贈張華一首五言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

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贏縮卷舒淪於不測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詩曰習習和舒之貌楊泉物理論曰春氣潤其風溫和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西都賦曰嘉木樹庭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毛萇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慕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在昔同班司令者並園墟同班司已見張華答詩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黃髮已見上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舉爵茂陰下

攜手共躊躇韓詩曰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四言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羆集云文羆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闕騆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人立法也受命自天奄有黎獻謂武帝也毛詩曰有命自天生我文王又

曰奄有四方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閶闔既闢承華再建謂惠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閶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國儲對閶闔故謂之再也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其一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奕奕馮生哲問允迪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奕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天保定子靡德不鑠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鑠德懿和之風爾雅曰鑠美也邁心玄曠矯志崇邈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詞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遵彼承華其容灼灼其二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毛詩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

左翼楚辭曰遊于江潭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有命既集又曰翻飛惟鳥又曰凱風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謂俱為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為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雙情交映遺物識心其三映猶照也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為難也有頍者弁千載一彈毛詩曰有頍者弁實惟伊何毛萇曰頍弁皃也弁皮弁也彈冠已見王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道言之頍丘蕊切與跬同音今我與子曠世齊歡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識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利斷金石氣惠秋蘭其四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羣黎

未綏帝用勤止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毛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

我求明德肆于百里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其人稠則減稀則曠也

僉曰爾諧俾民是紀尚書僉曰垂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綱罟喻為政理之為紀也

乃眷北徂對揚帝祉其五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疇昔之游好合纏綿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

借曰未洽亦既三年毛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居陪華幄出從朱輪應璩與趙叔潛書入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

方驥齊鑣北迹同塵

其六鄭玄禮儀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駃騠齊鑣沱瞠
後漢書曰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
和其光同其塵之子既命四壯項領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遵塗遠蹈
騰軌高驂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鄭玄考功記注曰軌猶轍也慶雲扶質清
風永景廣雅曰質軀也嗟我懷人其邁惟永其七毛詩曰嗟我懷人毛萇曰懷思
也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窮予
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貫達國語注曰達異也及子春華後爾秋暉言否泰殊流窮
達異轍令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華喻老成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逝
將去我陟彼朔垂逝將去汝已見工文毛詩曰陟彼高岡朔垂斥丘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

文曰垂遠邊也非子之念心孰為悲其八

答賈長淵一首四言并序正隱晉書曰魯公賈謐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賈長淵以散騎侍東宮積年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余出補吳王郎中令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也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臧榮緒晉書曰機為尚書中兵部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詩曰有皇上帝毛萇曰皇君也封禪書曰覺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曰戎狄是膺毛萇曰膺當也降及羣后迭毀迭興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小雅曰遞迭更也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其一楚詞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韋昭曰國語注曰季末也皇綱以綱為喻也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毛萇詩傳曰張之曰綱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大辰匿暉金虎曜質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辰

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雄臣馳騖義夫赴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居王于彘諸侯釋王以閒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王室之亂靡邦不泯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丁儀禮寡婦賦曰日亹亹以西墜說文曰振舉也乃眷三哲俾乂斯民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下民其咨有有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啓土綏難改物承天其三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錄曰王者承天統物爰兹有魏即宮天邑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曰周公曰肆于敢求也

爾于天邑吳寶龍飛劉亦岳立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干戈載揚俎豆

載戢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民勞師興國

玩亂入其四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翫古字通周禮師有功則凱樂天厭霸德黃祚

告釁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干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貴達國語注曰釁兆也言禍有兆獄訟違魏謳歌適晉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陳留

歸蕃我皇登禪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

王魏世譜曰封
帝謂陳留王
庸岷稽顙三江改獻其五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曹府君陳寶誄曰赫奕陳君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率土之濱
對揚天人有秩斯祜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交毛詩曰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爾雅曰祜福也
惟公太宰
光翼二祖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以賈充為司馬右長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
誕育洪胄纂戎于魯其六臧榮緒晉書曰謐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為黎民子襲封槐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謐為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

纘戎祖考鄭玄曰戎汝也毛詩曰俾侯于魯東朝既建淑問峩峩謂愍懷太子也毛詩曰淑問如臯陶我求明德濟同以和毛詩曰我求懿德已見上文魯公戾止袞服委蛇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其十王隱晉書謐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愍懷處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媚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承華已見上文昔我逮茲時惟下僚下僚謂洗馬也及子棲遲同林異條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條毛詩曰式棲遲偃仰年殊志比服舛義稠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曰舛也說文曰稠多也游跨三春情固二秋其八祗承皇命出納無違尚書曰祗承于帝論語曰樊遲

問孝子曰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蕃朝吳也紫微至尊所居謂爲尚書郎升降祕閣我服載暉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爲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于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序云入爲尚書郎作此詩然祕閣即尚書省也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其九尚書曰我有周祐命將大明威分索則易攜手實難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念昔良遊玆焉永歎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石潛暉毛詩曰玆之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葬貽曰翰筆也蔚彼高藻如玉之闌其十蔚文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詞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闌力旦切協韻力丹切惟漢有木曾不踰境

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木謂橙也賈謐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答以此言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詠賈戒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

民之胥好狂狷厲聖毛詩曰大賂南金爾雅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人之自勗若金之受厲

儀刑在昔予聞予命其十一毛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左氏傳晉克曰臣聞命矣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五言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罵言遠祖征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責躬詩曰舉挂時網毛詩曰罵言祖東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毛詩曰飲餞于禰又曰豈異伊人兄弟匪他婉孌居人思紆鬱遊予情方言曰侻歡也侻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孌慕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紆鬱已見上文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流霑纓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頓止舍也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毛詩曰棄予如遺俯仰悲林薄

慷慨含辛楚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為辛楚泣血漣如楚猶痛也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言和悅纔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于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于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酈炎詩曰舒吾淩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五言王隱晉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

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

望舒離金虎 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詞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

屏翳吐重陰 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觽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昴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萬物也

凄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 左氏傳申豐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人所患苦也小雅曰迕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衾 輕羽謂扇也傅毅有羽扇賦衾已見上文

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 百憂纏綿並已見上文

與子隔蕭墻蕭墻隔且深 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

在蕭墻之內也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濶何用慰吾心毛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詞曰凌驚雷軼駭電兮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是謂東觀書籍林淵豐注溢脩霤潢潦浸階除王逸楚辭注曰霤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沈稼湮梁潁流民泝荆徐廣雅曰湮沒也梁潁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泝

向也荆徐二州名也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阯公真一首五言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祕為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阯也解嘲曰驃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

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萬里之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又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古辯異博遊曰衆星累累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贈從兄車騎一首　五言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翩翩

遊宦子辛苦誰為心漢書薄昭與淮南書曰曰遊宦事人髣髴谷水陽婉變峴山陰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峴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北曰陽婉變已見上文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念毛詩曰願言思子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心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順也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衿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然衿猶前也斯言豈

虛作思鳥有悲音

答張士然一首五言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悛七全切

陸士衡

絜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修思吊魏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祕閣然祕書省亦為祕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瞑毛詩曰不遑假寐瞑古眠字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駕言已見上文毛詩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致敬也毛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逍遙春王圃躑躅千畝田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躑躅與蹢躅同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回渠

繞曲陌通波扶直阡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墊為池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集云為令彥先作令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鸚鵡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曰悠悠三千里何時復

來會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毛萇詩傳曰緇黑也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懐子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列子曰畢辱則憂苦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歡沉難尅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翩飛游江汜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京賦曰重閨幽闥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遊宦久不歸山川修且闊遊宦已見上文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左氏傳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昔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

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筈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或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筈筈會也與弦會同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饑渴

贈馮文熊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二三子及承華已見上文拊翼同枝條翻

飛各異尋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苟無淩風翮徘徊守故林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巔巢折淩風而起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所欽已見上文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毛詩曰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固城邈其迴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常者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尚書曰遠爾猷秦嘉贈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思致

款誠好色賦曰絜齋俟兮惠音聲

贈弟士龍一首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 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方言曰惄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跱岳 言已逝如西流之不息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 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 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與戀居者之志彌生 安得攜手俱契

闊成騑服毛詩曰生死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懃苦也說文曰騑驂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爲賈謐作贈陸機一首四言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絪縕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羲也聲類曰闡大開也芒芒九有區域以分其一左氏傳魏

絲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杜預曰芒芒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史記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畫野離疆爰封衆子漢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記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夏殷既襲宗周繼祀楚辭曰思堯舜分襲與毛詩曰赫赫宗周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其二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燕趙魏齊楚也彊秦兼并吞滅四隅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猶方也子嬰面櫬漢祖膺符子膺漢祖並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

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東京賦曰高祖膺籙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

靈獻微弱在涅則渝

范曄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桓帝崩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

三雄鼎足孫啓南吳

其三三雄即三國之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是散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

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歷序曰吳楚駒勝僭號稱王駒景駒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

大晉統天仁風遐揚

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

偽孫銜璧奉土歸疆

偽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立晉命王濬伐皓皓致書於濬濬受皓之降銜璧已

見上句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掞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離與麗古字通長離云誰咨爾陸生毛詩曰云誰之思又曰咨爾殷商鶴鳴九皐猶載厥聲毛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又曰厥聲載路況乃海隅播名上京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於海隅蒼生後漢書祖授謂袁紹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其五藏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撫翼已見上文宰謂駿也宰或為紫非也儲皇之選實簡惟良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得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英英朱鸞來自南岡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鮮

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蛇龍鸞鳳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濯藻崇正玄冕丹裳謂為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韍環濟要畧曰韍以象裳色如彼蘭蕙載採其芳其六藩岳作鎮輔我京室謂吳王也班固盧綰述曰綰自同門鎮我北疆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桑梓已見上文作弼謂為吳王郎中令也或云國宦清塗攸失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左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其七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徒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陳太丘碑曰澹然自逸廊廟惟清

俊乂是延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廊捷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乂是延也尚書曰俊乂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擢應嘉舉自國而遷方言曰擢拔也齊轡羣龍光讚納言謂為尚書郎也揚雄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北羣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機為郎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讚佐也優遊省闥珥筆華軒其八毛詩曰優遊爾休矣崔駰奏記竇憲曰珥筆持牘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下板昔余與子繾綣東朝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也雖禮以賓情通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尚書曰簫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

修日朗月攜手逍遙其九自我離羣二周于今禮記曰子夏曰吾離羣索居毛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畧也來紹與公孫瓚書曰分著丹青予其超矣實慰我心毛詩曰實獲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其十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欲崇其高必重其層郭璞曰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慈登切立德之柄莫匪安恒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恒德之固也在南稱甘度北則橙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徒居而變節故引以諷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甘橙枳皆是崇子鋒穎不頽不崩其十一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摯伯陵答司馬遷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

如南山之壽
不騫不崩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四言

潘正叔 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仕位終太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 顯允陸生於今鮮儔 毛詩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高堂賦曰振鱗奮翼應德連建章臺集詩曰濯翼陵高梯 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其一 答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

曰借翰林以為主人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趍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玉以瑜潤隋以光融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隋隋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乃漸上京羽儀儲宮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吉玩爾清藻味爾芳風玩猶愛也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其二毛詩曰漢之廣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為泳又曰挹損也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書曰沖猶虛也崐山何有有瑤有珉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船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崐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之美者及爾同僚具惟近臣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

機仕東宮已見上文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 予涉素秋予登青春 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劉禎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春受謝 悃無老成厠彼日新 其三 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 毛詩曰采蘩祁祁毛萇曰祁祁衆多也 穆穆伊人南國之紀 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人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帝曰爾諧惟王卿士 尚書帝曰爾諧 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其四 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玆恭敬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莫余敢侮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 周禮巾車下大夫二

人鄭玄曰巾猶衣也秣馬已見上文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尚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又曰載脂載轄還車言邁婉孌二宮徘徊殿闕醪澄莫饗孰慰饑渴其五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饑渴待賢也昔子忝私貽我蕙蘭陸集有贈正叔詩令子徂東何以贈旃徂東謂適吳也毛詩曰駕言徂東又曰何以贈之寸晷惟寶豈無璵璠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璵璠美玉也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毛詩曰彼美叔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　五言

潘正叔

虙生化單父子奇從東阿呂氏春秋曰虙子賤治亶父彈鳴琴身不下堂亶父治巫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亶父亦治巫馬期以問於虙子虙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追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桐鄉建遺烈武城播弦歌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

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驥龍喻岳也 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書曰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以西 流聲馥秋蘭摛藻豔春華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摛舒也摛藻春華已見上文 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叡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天爵終亦亡矣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峴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峴山出玉，已見上文。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遊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遊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膏蘭孰為銷，濟治由賢能。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漢書，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注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謂憲臺也。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吉。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

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文選卷二十四